1981 卷 13 期 4

儘管今年是辛亥革命七十週年,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;但我始終認 爲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是更有重大意義的一天。

在這一天帝國主義者,殖民主義者真正離開他們的「樂園」,而中國也經歷了一個新歷史時期;這個質變,是任何人也否認不了的。

一九四九年,或者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,兩個陣營的對抗,也隨着各國自己的演變而逐漸模糊;在新中國,一九四九年帶來的理想及喜悅,也在痛苦的現實及曲折的歷程中逐漸爲人淡忘,代之而來是新的社會問題。回顧三十年的道路,中國仍在一個古老的社會中打轉,現代化的道路仍是遙遠之途。

一九七六年打倒「四人幫」,中國再次給予人們希望,同時也爲左翼人士帶來很大的思想混亂;畢竟意識形態的混淆代替不了不斷發生的事實。這四年來,中國着實發生很大的轉變。各種新的,帶有「資本主義」、「修正主義」味道的政策在不斷實施;社會解體的現象也不斷發生;民間,學術界也有人提出各不同的意見;甚至「中共」黨內也出現了嚴重的鬥爭;「六中全會」就是表示上一階段鬥爭結果的一個大會。雖然它的結果(如華國鋒降職,評毛的觀點等)都是在預料之中,但它的意義還是深遠的。筆者並不打算討論它的政治含義,在此只想說一點個人感受。

看罷那篇長達三萬餘字的決議,不禁有頻頻點頭的反應,這一份確比 以前的能真正面對問題,實事求是;那些顛倒黑白,刻意掩蓋的做作是 少了,自己倒希望這是一個新風氣。有關歷史的部份,熟悉近代史的人 是不會忘記四九以前的中國的。而對於建國後的歷史,尤其是近年的歷 史,中共仍是一套,遮遮掩掩,不以真面目示人。不過我覺得,公道自 在人心,一個執政黨若不好好檢討自己和人民的關係的話,「水能載 舟,亦能覆舟」的規律是會應驗的。

529

集

無論怎樣,「六中全會」給人的印是「改革派」再次取得重大的勝利,而「凡是派」的勢力進一步被削弱;不過我們應該對「改革派」這樣有信心嗎?他們也是這官僚制度的組成部份,他們是這個落後,僵化的制度的既得利益者,再者他們都是上年紀的人,他們也帶有封建王朝的局限性;面對問題成山的中國,「改革派」真能改革嗎?有人說知識分子的作用會很大,但中國的知識分子,往往不是勢力的附庸便是執政者的眼中釘,他們的命運可不順意,「天雲山傳奇」中的羅群不就是一個例子嗎?

也許,「六中全會」後的轉變,是經營中國貿易的商人最感興趣的,但他們有沒有想到,我們自己是什麼,我們又希望自己的國家(如果承認有的話)會變成什麼?我們是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一代,對本土有歸屬感是一種自然的反應,但香港是一個「借來的地方」,在這「借來的時間」內我們仍是「無根的一代」,不去思考中國的問題,我們始終是「無根」的。

今天的中國仍是未統一的中國,仍然是存在大量令人齒冷現象的中國,是一個我們不大願意接受的中國;但是否由於這樣,我們便要和中國斷絕關係嗎?「胡越的故事」給我們啓示出的無國藉的悲哀,況且香港事實上是在中國政府影響之下生存。難道我們是要如此被動,到了非不得不思考才去考慮自己的道路嗎?

作爲一個中國人,我衷心希望中國的路向是走向更開明更富裕,而更 希望自己能在這個中國人民渴望的淵流中付出自己微少的力量。這是理 想,但回到現實,一個對中國一無所知的我,又可以貢獻什麼呢?